

# 山野掇拾

## I.

### 我爲什麼有這個旅行

我住在里昂已十八個月了，這十八個月以來，從不曾離開過。偶然有幾次，於星期日與同學野遊，也不過是里昂的近郊，並不離得很遠。

我很愛里昂，因爲他有許多使我可愛之點。自然，里昂也有他的短處。但照我的經驗，無論什麼人，無論什麼東西，都有短處的，正如我覺得無論什麼人，無論什麼東西，都有長處一樣。二十年來，我還未曾見到最可憎惡的人或最可憎惡的東西。里昂的短處之不

足爲害於我，正是這個緣故。

里昂天氣，冬季雲霧迷漫，不見天日，一天中常有四五種極不相同的變幻，例如今年一月三日，早晨陰霧朦朧，九時霧散，滿地晴光，而午間又陰雲滿布，下午便大雨，而晚間大雪了。四日早晨飛雪，後晴，下午陰而晴者數次，不久又雪了。又如二月二十晚上是明星皎潔的，而二十一早晨却是濃霧塞途，至午間晴光可愛，而四時忽又陰而大雨了。這樣者很是常見，而晴朗竟日者却是少數。在這種時節，里昂人必見人便說，‘天氣真壞呵！’或者說，‘這是何等的天氣呵！’然而他們必接續下去說，‘不久就會好的，春天一過，里昂的天氣是很正氣的。’到了夏天，正在有一點熱起來的時候，他們便忍不住的叫熱了。然而他們又必接續着說，‘不久就會好的。在里昂這樣熱的天氣是不多的。’在冬日憎惡冬日，到了夏日，又憎惡夏日，這原是常情。人常說，進化是

從不滿足的要求產生出來的。但我以為只知叫不足，不如不叫而自尋進化之爲愈。黑暗中迷途的人，知其必無人接應，而站着叫喊，以期僥倖有人引他出險，遠不如設想他自己是在光明中，而摸索他的真光明之爲得計。咒詛嚴寒酷暑，雖至於自殺，嚴寒酷暑還是依然如故的。我實在佩服里昂人愛里昂的態度。里昂人也常稱贊巴黎的街市繁華，也常稱贊尼斯的氣候溫和，然而他們決不咒詛里昂。我不敢說巴黎人尼斯人絕不稱贊里昂所有的別的長處的。

我這次旅行，因爲我想畫山野。 Savoie 與瑞士高原接近，多高山及瀑布，正合我的需要。畫完之後，我還是回里昂去，與我的教師朋友相處，繼續我以前的功課。故我此次旅行，是因愛 Savoie 而到 Savoie 來，並不是見里昂之短而厭棄里昂。

我求學沒有遠大的計畫，有幾位同學頗